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白與杜甫

傅東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第

說 明 書
五 卷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2121.6

(1) 7/916043151

李 白 與 杜 甫

傅 東 華 著

百 科 小 叢 書

序

要研究一個人和他的作品，大概有兩種功夫可用：一是考證的功夫，一是批評的功夫。——前者屬於歷史的研究，後者屬於文學的研究；本書的性質即屬於後者。

關於李杜生平的事蹟，經自來箋註家和年譜家的一番爬搜抉剔，雖尚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但似乎已再沒有考證的功夫可用。所以本書對於這一方面，並沒有新鮮的貢獻。

本書的目的，在試以一種新的方法來解釋比較李杜的作品，希望讀者容易了解他們的性質和異同，並希望他們能用類此的方法去研究別的詩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編者，於上海。

目錄

- 一 詩的兩條大路……………一
- 二 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三
- 三 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八
- 四 「歸來桃花巖」與「快意八九年」……………一五
- 五 居長安的經驗不同……………二〇
- 六 人生觀的根本差異……………二七
- 七 同時代的不同反映……………四一
- 八 晚年的不幸相彷彿……………五二
- 九 兩詩人的共同命運——客死……………六三
- 十 從純藝術的觀點一瞥……………六七

李白與杜甫

一 詩的兩條大路

詩的派別不同，有如詩人的面目：決沒有兩個詩人的面目是完全相同的，也決沒有兩個詩人的歌唱是完全共鳴的。然而在這樣的千差萬別之中，我們仍可以見出詩人所走的實不外兩條大路。

詩人不外以個人爲本位和以外物爲本位兩種：前者，批評家謂之主觀的詩人；後者，謂之客觀的詩人。客觀的外物是有限制的；所以客觀的詩人，無論氣性上、藝術上如何差異，他們的作品，總不外是外物的反映——逃不出現實的範圍的。主觀的詩人不然：因爲個人的想像境界是可以自由創造不受限制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隨作者個人的氣性，而表現各種超出現實的境界。

但這種派別的區分，並不就是品行優劣的標準。主觀的詩人，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客觀的詩人

也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古今中外的不朽文壇上，這兩派的詩人各有代表，我們不能說那一派的價值在那一派之上。

至於自來詩人之所以分走這兩條大路，一半是先天的關係，如遺傳性、本人的氣質等；又一半是後天的關係，如教育、境遇、遭際、時代等。而氣候、地帶的關係也頗不少。大概北方以客觀的詩人居多，南方以主觀的詩人居多。所以在歐洲、北歐——如斯干的那維亞及俄國——常產客觀的詩人，南歐——如意大利——常產生主觀的詩人。

在中國古代，北方文學國風的作者，大都是客觀的詩人；南方文學楚辭的作者，完全是主觀的詩人。

中古詩壇的兩個第一流作者，——李白和杜甫——雖沒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區別，但以別種原因，前者成爲主觀詩人的代表，後者成爲客觀詩人的代表；分道揚鑣，各自佔有詩壇上永久的地位。

一 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

宋祈的新唐書杜甫傳云：「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可見李杜的名字，在當時便已並稱的。後來的批評家因把二人作種種的比較，並且品評他們的優劣。我們將這些批評歸納起來，大概可分爲三派：第一派是右杜黜李的，如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與乎？¹

①元稹的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敘。

同時的詩人白居易也屬於這一派，他說：——

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追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覲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²

②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又如宋朝的葛立方竟說——：

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¹

①見韻語陽秋。

第二派是賞愛李白而不悅杜甫的。如宋之楊億，不喜杜詩，謂之爲「村夫子」。²歐陽修亦然。³如明之楊慎論太白之荊州歌，謂——

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而止。杜子美卻無一篇可入此格。⁴

②見所著武夷新集。

③中山詩話云：「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道稱李杜。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越飛揚，爲感動也。」

①見楊升庵外集。

又云——

盛弘之 荊州記 狀巫峽 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病也。」杜子美 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 詩：「朝辭白帝 彩雲間，千里江陵 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 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 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¹

①見楊升庵外集。

這雖只是列舉的論調，但他的右李黜杜，已是顯然。至於王穉登，便直說：——

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²——

②見所作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軒輊之意，益發明顯了。

這樣品騰高下的批評，大概都是憑着批評家個人的趣味的；我們若不承認個人的趣味為可

靠的批評標準，那末對於上面這兩派的論調也就不能有所左右袒。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持模稜兩可的態度，是說我們應該根本否認這種批評的成立；因為凡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我們只能辨別牠們的差異，而不能品評牠們的優劣。譬如音樂，有高抗激昂之音，有沉鬱悲涼之調，當然各有各的好壞，各有各的價值；我們若必憑着自己的趣味而論其孰優孰劣，那豈不是無謂嗎？

第三派的批評家，則於李、杜無所軒輊；如唐代的韓愈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¹

①調張籍詩。漁隱叢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爲蔽之發也。』」

他以爲李白在李白的立場爲第一流，杜甫在杜甫的立場爲第一流；此論實最得體。又如清代的乾隆帝，也主張李杜無可軒輊，他說——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大成，爲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先古一人也。

又說：——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恣縱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

更說明所以「同」的地方道：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托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菁華，掃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¹

①見唐宋詩序。

我們看他這段議論，覺得他對於李杜無所軒輊的態度是可尊重的；可惜他既知其異，而又必指出「忠愛之志」，「篤於君上」一點，認為「同歸」之處，那就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了。而且他論兩人的異點，雖亦未嘗不有些道着，卻仍舊只是一方面的觀察，而又沒有說出所以然來。我們若要精密比較李杜的異同，就須從各方面——例如他們的氣質、境遇、遭際等等——加以觀察；這樣觀察的結果，我們若只見其異，而不見其同，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既「殊塗」了，不必一定要「同歸」。

的，而況他們已經有所不能不同的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同的；他們在中國詩壇上所享的名譽是同的。

三 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

我們相信一個人的作品和別一人的作品所以不同，完全繫於作者的人格。我們又相信作者的人格所以彼此差別，先天的遺傳性實有很大影響。我們現在且先就這一點來看李杜二人的異同。

李白的族人李陽冰所作草堂集序云——

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始，逃歸於蜀。

宋祈的新唐書李白傳亦云——

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

范傳正的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又云——

父客，因逋其邑，遂以客爲名。

如是，他的近祖和生身之父，都是改名易姓的犯罪者了。我們若根本不信遺傳性對於一個人的性格有什麼影響則已，果信其有，那末就不能不承認李白本人「少任俠，嘗手刃數人」¹的行爲便是受遺傳的影響。大抵犯罪的行爲，不外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表現。這種變態心理的方式至不一；其在李白，則因稟受這種變態心理的遺傳，而遂形成他的「瓌奇宏廓，拔俗無類」，「慷慨自負，不拘常調」²的性格。而且他的祖先自隋末（約西元六一七年）徙居西域，至神龍初（西元七〇五年）始逃還，其間相隔將近百年，至少已歷兩代。這樣與異族的風俗日相渲染，而與中原的文化久相隔絕，以遺傳的關係解，似乎於李白的性情也不無影響。

①見魏顯的李翰林集序。

②范傳正的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再看杜甫的家世。他是由純粹文士的血統傳下來的，他的遠祖，是晉朝儒將，著名的左傳註釋家杜元凱（預）；他的祖父是初唐大詩人之一的杜審言。父閑，我們雖祇曉得他以奉天令終，文字¹

亦不傳；但我們看杜甫家境的窮迫，可斷定他至少是個廉吏。

①見舊唐書杜甫本傳。

如是，杜甫身上含着純粹文士的血液，所以他生成一副忠厚沉着的性情，富於同情心；而一生謹守儒教的範圍，未嘗有奇誕放浪的思想和行動。至於他祖父那種自負的性情，他雖也承襲了一點，³後來却爲境遇和遭際所矯正了。

②審言恃才高以傲世……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鳳，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初審言病甚，宋之間，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善，尙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見本傳）

③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見他少年時也自負不凡。這雖是早熟的人的常態，也可說有點遺傳的關係。

以這樣絕然不同的遺傳性爲出發點，李杜二人一生的思想行爲，自然要走分歧的道路：一個

本着破壞現實的精神，所以對於現實具有一種離心力；一個不能擺脫現實的束縛，所以對於現實具有一種向心力。離心的重主觀，而無時無地不務超實；向心的重客觀，而一語一言皆求刻實。如是，他們一個成爲主觀詩人，一個成爲客觀詩人的運命，先天上便已注定了。

但兩人畢竟俱是天才，所以關於夙慧一點，是他們所同的。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¹而其贈張相鎬詩云：——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杜甫壯遊詩云：——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他們又都是自覺他們的天才而熱心於功名者——這也是相同之點。但是他們求出身的目的和塗術却又不同。杜甫的目的在：——

致君堯舜，再使風俗淳。¹

李白的目的則在——

揚眉吐氣，激昂青雲。²

①見上註（第十頁。）

②與韓荆州書。

杜甫所採取的塗術，是由科第的正道；李白則似乎不屑科第，而寧效戰國策士的「徧干諸侯」以求「穎脫而出」。¹

①與韓荆州書。

他們少年時代的漫遊，也彷彿有些相似。李白在二十六七歲以前，由蜀中出發，游蹤所及，爲襄漢、洞庭、金陵、揚州、汝海、雲夢。²杜甫亦以二十歲左右由故鄉鞏縣開始出遊，自是下姑蘇，渡浙江，

②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

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翫跡於此，

至移三霜焉。」又「曩昔東遊維揚……」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餽之金陵。」又上安州李長史書云：「南徒莫從，北遊失路；遠客汝海，近還却城。」是其雲夢入贊，乃二十六七歲之事，而遊壽溪、洞庭、金陵、揚州、汝海等處，均在二十六七以前。

③進三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

遊剡溪，而歸時約二十四五歲。¹

①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負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按唐初考功郎掌舉貢，至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徒禮部以待郎主之。則甫之下考功第，當在二十三年（時年二十五），而遊歸亦當在二十四五。

但他們此遊所得的感想，却又不同，李白的感想是——

孤劍誰託，悲歌自憐，迫於恫惶，席不暇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²

②上安州李長史書。

因爲他是想「一鳴驚人，一飛冲天」的；所以他的求功名，求出身，都想走捷徑。他希望遇着一個能

穀賞識他的「君侯」，將他一把提拔起來，使他可以「揚眉吐氣」。故我們可以說他此次出遊，就是爲「徧干諸侯」起見的，所以他在安州遇着裴長史和李長史，就盡情的將自己表白一下，同時

①范傳正李公新墓碑。

又不惜對他們竭力恭維；然而這些「君侯」也者，不但沒有肯提拔他，還似乎不大好服侍。我們看他集中上二長史的兩書，似乎不知什麼事曾經開罪他們，而急欲表明心跡，期其繼續眷顧也者；這樣的遭遇誠也可憐得很，所以他不免要起「若浮雲而無依」的感想了。

至於杜甫此次的出遊，乃是純粹的遊歷，並不雜着別種目的。所以他到處都能穀細心賞玩。你看他的自述道：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邱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闔門北，清廟映迴塘。每過吳太伯，撫事淚浪浪。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章。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¹

①壯遊詩的一節。

這樣一篇純粹的遊記裏面，除開覽勝和懷古的感想外，更不含別的元素。

再說到兩人少時的境遇，也是絕然不同，杜甫是「少貧不自振」¹的；李白則自言「不逾一年，嘗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²。這種處境上的相懸絕，當然對於他們的人生觀的分歧大有影響。

①見新唐書本傳。

②上安州裴長史書。

四 「歸來桃花巖」與「快意八九年」

太白送從姪崙遊廬山序云：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

是其罷遊之後，寓居安陸蓋十年。我們曉得他娶於雲夢許氏，是二十六七歲的事情，那末從此到三十六七的十年，就是他自己所謂「酒隱」的期間了。他在這期間的生活，我們不很知道，但曉得他那

首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詩，就是此時的作品。按太平寰宇記：白兆山在安州安陸縣西三十里。又按一統志：白兆山在德安府城西三十里，下有桃花巖及李太白讀書堂。大概他這十年間的生活就在此處消磨的。寄劉侍御綰詩云——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鳳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窗眠。

說雖如此，其實他何嘗肯甘心真隱？你看他那篇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云——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示其天爲容，道爲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蚪蟠龜息，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綠綺，臥之以碧雲，嗽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旣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人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人，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爲難矣。

這可算是他當時的自白了。我們由此可見他雖一時蟄伏，而功名心仍舊是很熱的。

杜甫自二十四五罷遊歸赴歲貢，下第考功之後，便又出遊齊趙。他的自述道：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轡，

引臂落鸞鷁。蘇侯據鞍喜，忽如搆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¹

①壯遊詩之一節。

他這八九年中的生活；自己認爲「快意」的生活；其間所結交的——如李邕、汝陽王璣——大都是當時知名之士。但他的交友，和李白不同：他是純粹友誼的結交，絕不含干謁的意味。你看他對李邕的態度是：——

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¹

①見陪李北海宴廳下亭詩。

但有一片相契之情，而無勢利之念。再看他對汝陽王璣說：——

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²

四「歸來桃花巖，興「快意八九年」

①見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蓋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而已則不欲自居於曳裾之客。這與李白上安州兩長史書的口氣是絕然不同的。

他和李白會見，也就在這個期間。他三十歲的寒食節在河南，祭遠祖當陽侯杜元凱於洛之首陽。明年（天寶元年）他的姑母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六月，還殯河南縣。又明年，他的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可見他這三年間都在洛陽、偃師一帶。此時，李白自翰林放歸，客游梁、宋、齊、魯。杜甫和他第一次在洛會見，贈詩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⁴

①祭遠祖當陽君文云：「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世孫甫，謹以寒食之奠，謹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

②見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③見唐放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④白以天寶元年入長安，供奉翰林，不過三年，即復東下。其梁園吟云：「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遊，訪古始及平臺間。」是去長安之後即爲梁宋之遊也。

⑤贈李白。

後來¹又跟他在齊州相遇，同遊歷下，有詩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蒼海情。²

①天寶四年。

②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而李白與杜甫送別詩則云——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

李白與杜甫

二〇

且盡手中杯。

①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又寄詩云：——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

浩蕩寄南征。

②沙邱城下寄杜甫。

五 居長安的經驗不同

在君王統治之下，文人學士要想發跡，總都少不得到京都去活動活動，所謂「求名者必於朝」也。我們這兩個詩人，既都不是無心於功名的，當然也就不能例外。

李白出京的後年，杜甫才進京；——他們居長安不是同時的，而他們進京的動機，和居長安的久暫，經驗，也各不同。我們就這一點將他們比較一下，當很有趣味。

李白以天寶元年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於朝，¹太子賓客賀知章又爲之稱譽，²元宗乃下詔徵之。其時他寓家任城，有別內赴徵詩三首，其二云：——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①見舊唐書本傳。

②樂史李翰林別集序云：「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

可見他對於此行，是料定可以揚眉吐氣的。

果然，他到京師之後，賀知章一見賞之，稱爲「謫仙」；元宗亦遇以殊禮，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你看他彼時：——

③見新唐書本傳及范傳正新墓碑。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
敕賜珊瑚白玉鞭。¹

①玉壺吟。

五 居長安的經驗不同

再看他——

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乘筆迴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鏤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²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

這在他自己心目中，真可以揚眉吐氣一時了。所以他的藝術的花，也就結在此時。例如他爲明皇和貴妃行樂作點綴的清平調詞三章，直到如今還是膾炙人口的——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¹

他在這一期間的生活，可謂盡極浪漫的能事，所結交的盡是王侯時彥：與賀知章汝陽王璣等人有所謂「酒中八仙」之遊。後來杜甫作歌紀其事云——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①開元中，禁中初重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邊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樂史李翰林集序。

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迷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¹

①飲中八仙歌。

他自己後來追記此時的生活，也似乎不勝今昔之慨。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

章臺走馬著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²

●流夜郎贈辛判官。

再看杜甫在長安的經驗如何呢？我們從壯遊詩推算起來，可知他到京師，是天寶四五載間之事——彼時他年紀約三十四五。我們據元結論友人書云：——「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杜甫與元結皆應詔而退。那末他到長安後的第一經驗，就是科第的失意。你看他自述云：——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¹

①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

這樣的景况，和李白的「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豈能相比嗎？而且他彼時「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²。病中得朋友一頓酒飯，便足以使他「手脚輕欲旋」³。而「長安苦寒」則不

②進三大禮賦表。

③濟中過王倚欲贈歌。

免凍得「骨欲折」——這又何能與李白的「五侯七貴同杯酒」，「龍駒雕鏤白玉鞍」同日語呢？

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後來因上三大禮賦，得蒙元宗賞識，但也不過命他侍制集賢院。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又明年，進封西嶽賦；再明年，纔授他一個西河尉。他却又不肯折腰而不拜，改右衛率府參軍，而仍落得個——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

⑤天寶十載，時甫年四十。

⑥官定後，贈云：「不作西河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⑦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但是這樣不同的經驗，從另一觀點而論，似乎於他們各人藝術上的成功一樣是有益的。李白

本是個主觀的詩人，正用得着這番得意的、浪漫的生活的經驗；因為「得意」往往被有這種經驗的人認為自己的天才的證據；有天才者而經得意，他對於自己的信心便越發加強，即對於主觀的觀念越發信任。所以假如叫李白處杜甫的境遇，恐怕他那種「飛揚跋扈」的氣概不免被挫，而他的詩的豪放，也怕不能十分成熟了。雖然他不過暫時的得意，後來還仍舊潦倒至死，卻因經過這次的試驗，他的自信力便已牢不可破，而其為純粹的主觀詩人的成功也就確定了。

①杜甫贈李白詩有「飛揚跋扈爲誰雄」之句。

杜甫呢，他性情上本是個側重客觀方面的詩人，所以正用得着一種十分難堪的「現實」的壓迫來促他的成功；因為「現實」對他的壓迫愈重，他愈認識「現實」的威權，愈要對牠加以精密的研究；換句話說，就是他的思想必愈減輕主觀的分量而加重客觀的分量。所以假如杜甫一生所處都是順境，那末至少他集中要缺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兩篇傑作，因而不免大減色了。

至於境遇的順逆之足以造成絕然不同的人生觀，那自不待說得；而因詩人的人生觀不同，同

一的現實要在各人的詩中得着異樣的反映。這請於以下兩章分論之。

六 人生觀的根本差異

李白的人生觀，非儒，非老，非楊，非墨；你若說他是個厭世主義者，他卻是功名心極熱，而且不惜「壯心剖出酬知己」¹的；你若說他是個積極有爲之士，他卻愛訪道求仙，時或山林隱遁，且如將進酒一類的作品所表現，又似近於頹廢一流。但你若認真當他是個頹廢派，他卻又是仰慕魯仲連一類的英雄的。他是酒與婦人的崇拜者，同時又是寶劍與英雄的崇拜者。

①走筆贈獨孤駙馬。

這樣近乎自相矛盾的態度，或者有人要當他是主義不一致。其實不然。他有他自己的一種主義，一生貫徹到底，未嘗稍變。

他的主義是什麼呢？我們似乎尋不出一個現成的名詞來稱呼牠。他是以個人爲本位的，但又不是純粹的自我主義。劉昫批評他「飄然有超世之心」¹；我們或者就稱他爲「超世主義」罷。

但是超世主義並不就是出世主義；「超」只是「超越」而「世」也是包括人間和自然而言的。簡言之，他自始就要做一種的超人。

①見舊唐書本傳。

他對於自己的天才的信心是極強的。別人稱他爲「謫仙人」，他似乎也居然相信自己是個謫仙。你看他說自己的根基是——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¹

①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曼章太守良宰。

而來的，不居然以一種天寵的超人自命嗎？唯其如此，所以他對於人間的一切，都抱一種藐視和玩弄的態度；也唯其如此，所以他對於人間的富貴非常熱心；因爲他曉得必先取得人間的富貴，然後能藐視一切，玩弄一切。他的理想中的生活是要——

黃金逐手快意盡；²

②醉後贈從甥高鎮。

要：——

本蘭之榼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²

③江上吟。

要：——

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¹

④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

他因求實現這種理想，所以向進取的路上積極走去。但他並不是拜金主義者；他的熱心功名富貴，只爲欲逞一時的豪爽，所以他不惜——

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²

⑤醉後贈從甥高鎮。

因爲他相信——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³

六 人生觀的根本差異

③將進酒。

的。同時他又明知——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¹

④江上吟。

因為這是「自然」的限制。所以他又更進一步，而求一超脫「自然」¹，因而喜歡和一班道人羽士相往來，希望可以學得長生不死之術。他感着：²

⑤他被譏放歸之後，嘗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有奉錢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詩。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聖賢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

故以爲——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¹

①古風五十九首之二十八

他的想像中彷彿——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
回風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

於是乎他也——

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²

②古風之七。

了。其他，一則曰——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¹

③古風之十一。

再則曰——

巨鯨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②懷仙歌。

無非都是這種求仙的心理的自由。而同時又以爲在「自然」限制所許的範圍以內——卽一生的時間以內——應該儘量享受他以超人資格所應享受的快樂。所以他主張：——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⁸

③將進酒。

又主張：——

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¹

④古風之二十三。

而以爲——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建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爲此輩嗤。

那末，又流於頹廢的享樂主義了。

如是，他作品中所表現的種種似乎矛盾的思想，實都從一個超世主義出發的。這就是他的人

生觀的核心。他一生雖經過許多波瀾，而這種主義至死不變。你看他的絕命詞道：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挂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

亡兮，誰爲出涕？²

②此詩集中題爲臨路歌。按李華墓誌謂太白賦臨終之歌而卒，恐此詩「路」字卽「終」字之訛。

不猶是一種高舉奮飛的精神的表現嗎？

但是事實上，他這種超世主義當然是要失敗的。他想在人間社會做一種超越平凡的人物，結果在翰林得意不久，便被讒放歸，終於飄泊江湖，潦倒了他的後半生世。他想求仙學道，結果也仍免不得客死他鄉。當杜甫和他會面的時候，雖尙在中年，但似乎已預料他有這樣的結局，所以他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¹

①贈李白。

這兩句話竟成李白一生的肖像；可見最知李白的莫如杜甫，然而杜甫自己的人生觀是與李白根

本不同的。相傳李白有戲贈杜甫詩云——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帶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謂從前作詩苦。

這詩的真假不可知，但以豪放不羈的李白來批評杜甫，似乎應該有這樣的印象。¹

①此詩爲今本李白集所無，而唐本事詩及摭言並有之。「因何」二字從摭言，本事詩作「別來」。

原來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我們曉得儒教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排斥自我主義，就是注重現實，就是忠恕，就是同情，就是尊王攘夷。——凡此諸點，杜甫的作品中一一都可尋出。他的自京

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首段云：——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艷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向太陽，物性固莫奪。願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甘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

這可算是他的人生觀的總自白。我們將牠分析起來，可見他（1）否認個人享樂主義；（2）否認隱遁主義；（3）以嚴肅的態度對付現實；（4）因不滿於現實而生苦悶。

但他並不因有這樣的苦悶而遂想避免或破壞現實；他覺得現實是不可——也不應該——避免或破壞的；他只有改善現實的希望，而他心目中的改善方法，也不外是儒家所主張的聖主賢臣主義。

他自己的志願，就要做一個賢臣；而他對於朋友，也無不以此相勉勵。他又不但空有這種理想，而且還能實踐。他區區做到一個諫官，便不肯尸位素餐。你看他的春宿左省詩云——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題省中院壁詩云——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霽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衰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一種忠精爲國，深虞溺職的心事，顯然流露了。同時對於朋友，也就勉勵他們如此，例如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詩云——

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詩云——

問君適萬里，所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須早到。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屯，風俗方再造。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

宗廟尙爲灰，君臣俱下淚。崑崙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云——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

這「精誠」兩個字，正是儒家立身處世的態度的特色。

同情心是儒家所最重的，因為這就是儒家的倫理觀念的基礎。杜甫的作品是充滿着同情的，
例如：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憂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擢穎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歛岑猛虎場，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¹

①述懷：鳳翔行在作，時年四十六。

這是他對於家庭的同情的流露。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²

②得舍弟觀書：自都中已達江陵：今茲暮春，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卽事，情見乎詞：大歷中居夔州時作。

這是他對於兄弟的同情的流露。又如——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清，魂返關山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¹

① 夢李白二首之一。

對朋友同情之深，竟至故人來入夢。

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驚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又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²

② 暇日小園散步，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

甚至對於禽獸也有同情了。

同情心之厚薄，雖大半本於天性，似無關於人生觀的；但他對於儒家的教義有真正的信仰，也未始不是他的同情心增厚的原因。

「兵凶戰危」是儒家的口號；「窮兵黷武」是儒家所切戒的；所以道地的儒教信徒杜甫集中，也充滿着非戰的作品。例如——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王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¹

①兵車行。

又如：——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

吞聲行負戈。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噴。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感兩決絕，不復同苦辛！¹

①前出塞九首之一與四。

這原不是單憑非戰主義的信仰而不會目擊戰爭的苦況者寫得出來的，但他既曾目擊，而又有儒家合理的非戰論爲之後盾，就愈可以膽大的寫了。

如上所述，可見杜甫的思想的任何方面——尤其是他的人生觀——都是以儒家的教義爲基礎的。這跟李白的思想和人生觀，可說是根本不同。至如他的——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¹

①漫興絕句之一。

或：——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²——

一類近於頹廢派的口氣，就只能算是例外了。

七 同時代的不同反映

詩人的心靈譬如眼鏡，詩人的人生觀譬如眼鏡的顏色。眼鏡因顏色不同，對於同物可得不同的影像；詩人因人生觀不同，對於同一題材可得異樣的觀感。且眼鏡因凹凸的關係，而所見有遠近深淺之分；詩人因性情不同，而外物對於他的心靈的吸引力有強弱親疎之別。因此，李白和杜甫雖是同時代的詩人，而各人詩中所反映出來的時代全然不一。

李白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西元七〇一年），卒於肅宗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年）。杜甫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年）。兩人雖相差十一歲，而（1）玄宗朝後半的荒怠放侈，與夫（2）綿延七八年的安史之亂，是他們所同經歷着的。前者由李白詩中反映出來的是——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
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
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樓巢翡翠，珠殿瑣鴛鴦。
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
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盧橘爲秦樹，蒲桃出漢宮。
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
笛奏龍鳴水，簫吟鳳下空。
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
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
笑出花間語，嬌來燭下歌。
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
宮中爭笑日，池草暗生春。
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
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
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
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好光輝。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毳。今朝風日好，

宜入未央遊。¹

①宮中行樂詞八首。

這詩是奉詔作的。²作者當然只是揣摩玄宗的心理，竭力鋪張宮中行樂之盛，其實也就是作者理想中的行樂。因為這樣的行樂，是和他自己的人生觀相合的。不料蕭士贇竟說其中含有諷諫之意，如解「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兩句，說「是諷其輟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這

②作者自註：「奉詔作五言。」本事詩云：「玄宗嘗因宮中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還命名李白……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則當時本作十篇，今存八首，想已逸其二矣。

樣的穿鑿，王琦早已笑他了。²

七 同時代的不同反映

①見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四部叢刊景印明刊本）。

②見王琦註李太白全集（有四部備要本）。

至於同此事實反映在杜甫詩裏的，則爲——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爲釵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飫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噀！

③麗人行。

這除一種寫實的精神與李白的詩不同外，並顯然含有諷刺之意，不待穿鑿而後見的。

安祿山之亂，玄宗倉皇奔蜀，長安失陷，肅宗卽位於靈武。及次年兩京收復，始由蜀還京。這事實反映於李白詩中的，爲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爲樓閣九天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及得此間無？
華陽春樹似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明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好，南京還有散花樓。
錦水東流遠錦城，星橋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上列仙庭。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烟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題目是亂事，而他對於亂事，除第一首第一句及第四首第一句「輕拂」一下之外，更無一字道及。我們若單讀這十首詩，竟可以看不出是紀逃難的事實。因爲詩中所表現的，全是一種帝王的壯偉

氣象，由主觀的造出來，和客觀的事實不見得是相符的。杜甫紀同此事實，注目點卻大不同。他的眼睛只看見這事實的悲觀的方面。如他紀貴妃之死云——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¹

①哀江頭

又紀玄宗由延秋門出奔，親王，妃主，王孫以下皆從之不及，因而顛沛云——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建官避走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龍準，龍種自比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頤……」¹

①哀王孫

而且同一亂事，李白是站得高處看的，彷彿自己是超然事外的。如古風第十九云——

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

高揖魏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這雖也含有憤慨的意思，但是「俯視」的，而且自己正預備「恍恍」的「駕鴻凌紫冥」了。這就是他的超脫現實的幻想的表現。

杜甫便不然：他是走進裏面去看的——他自己便是當事人之一；所以看得更明白，更親切，不像李白只渾沌地看見「茫茫走胡兵」而已。例如悲陳陶：

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又如哀江頭的——

杜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還都是旁觀者的觀察，已經非常親切；至如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宮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將從賊中逃出的感想委曲寫出，便是自己做當事人了。類此的作品不一而足，都是根本他那種以嚴肅態度對付現實的人生觀而來的。

再看李白猛虎行中的：

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啣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鯨未斷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

和杜甫北征中的：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殷夏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

似乎一樣是紀實的；但李白歸結到——

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

仍舊還是發自己的牢騷。杜甫則歸結到：

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是以「國」爲前提的。由此可見兩人的人生觀不同，到處都要流露出來的。

天寶末年，哥舒翰貪功於吐蕃，安祿山構禍於契丹；於是徵調半天下，而民不堪命。這反映於李白詩中的，有——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烟。烽火燃不息，戰征無已時。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啣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¹

①戰城南。

反映於杜甫詩中的，除前章所引的前出塞二首外，復有——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²

②前出塞之六。

及：——

崑崙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焉用窮荒爲？¹

①送高三十五書記之首段。

一般是非戰的。但看李白的：——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千萬，將軍兼領霍嫫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三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壽三千

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²

②胡無人。

是希望有一個大將能設出來戡定邊患，還不外他那種英雄崇拜主義的表現。杜甫却能更進一層，而見到當時將帥的特功驕恣——

獻凱日繼踵，西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稊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¹

①後出塞五首之四。

這就由於杜甫的客觀的觀察力天生是比李白強的。

就上面的比較而觀，可見同一時代背景，反映於杜甫詩中的，比反映於李白詩中的爲較真切。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說杜詩的價值在李詩之上；因爲反映時代不是詩的唯一職務。能忠實於現實的，固是好詩；但不能忠實於現實，卻能創造一種境界的，也未嘗不可爲好詩。李白的詩就是能創造一種境界的，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價值。又譬如風景畫：立於近的觀點而使一松一石形容畢肖的，可

以成功好畫，立於遠的觀點，而但有層巒疊嶂，雲烟縹緲的，也未嘗不可成功好畫。杜甫的詩屬於前者，李白的詩屬於後者。我們不能就他們的不同觀點而分軒輊，就猶之一尺和一斗，單位不同，便不能做多少的比較。至於批評家因個人的趣味不同，有的喜愛這個，有的喜愛那個，那我們也都不必反對。

八 晚年的不幸相彷彿

我們現在又要回轉來看他們的生平事蹟的其餘部分了。

李白自遭讒出京，便客遊梁宋之間，已如上述¹。其時，他仍寓家東魯，往來其地。有時北抵趙，魏，燕

①見前第四章。

②魏顥酬白詩云：「去秋忽乘興，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宋，愛子在鄒魯。」考是詩爲天寶十四載所作，而實「去秋」，則十三載之秋也。是知他遊梁宋時，家在東魯。

晉，西，涉，邪，岐，歷，商，於到，洛，陽，皆未嘗久羈，而一過再過，多歷歲時，則惟梁地。故他自言遊寓之地，但

說：——

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¹

①贈紫舍人詩。

而不舉其他；只因他遊梁最久，並非未嘗涉足他處，而所謂「十載」，則天寶三載至十三載也。此時，他正當失意之後，故作品中往往流露出冷落的感想，如走筆贈獨孤駙馬詩云：——

一別蹉跎朝夕間，青雲之交不可攀。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云：——

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

適其時有北海太守李邕及淄川太守裴敦復因罪杖殺之事，又不免使他兔死狐悲，而益發流於頹廢；¹因爲李邕和他一樣是以才氣自負的人物。例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云：——

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爲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疎媒勞志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

顧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①事在天寶六載正月。

天寶十三載春，他在廣陵和魏萬（即顥）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與萬別，復往來宣城諸

②魏顥 李翰林集序云：「解攜明年，四海大盜。」據此推之，則相遇之時，乃在天寶十三載也。又云：「命駕江東訪白，遊天

台，還廣陵，見之。」白送萬詩序曰：「於廣陵相見。」萬酬白詩曰：「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惕然意不盡，更逐西南去。同

舟入秦淮，建業龍蟠處。」

處。魏萬和他的一生極有關係：兩人不但情意相投，而且李白前半生的著作，是魏萬替他編集的。我們從他所作的序裏，可以曉得李白生平的許多事蹟。

③魏顥 李翰林集序云：「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混合……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

安祿山起兵的時候（十四載冬），他在宣城作客，與太守趙悅及諸僚佐相酬贈，所謂「掣鈴交通二千石」也。次年（至德元載）三月遊溧陽，與當時著名書家張旭相遇。後又避地剡中，遂入

② 趙公四侯新亭頌云：「惟十有四年，……四月孟夏，自淮陰還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又有贈宣城趙太守悅詩，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等。

③ 猛虎行。

④ 猛虎行云：「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

⑤ 有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詩。

廬山。他彼時也自笑太「誇誕」而感知音不遇，故本主心「且隱屏風壘」的；誰知偏又碰着永王璘弄兵之事，將他牽涉在內，使他的垂盡的生命之流裏，又起了一層險惡的波瀾。

① 有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廬山屏風壘詩。

永王璘是元宗的第十六子。天寶十五載（卽至德元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將士得數萬人。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恣情破用。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於蜀，璘不從命。其子成王傷勇而有力，握兵權。爲左右眩惑，遂勸璘反。十二月，璘引舟師東下，江淮震動。次年二月，爲

河南招討判官李璣所敗；璣被執，潛殺之，傷爲亂兵所害。

至李白之被牽涉，據他自述云：——

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¹

¹爲宋中丞自薦表。

又云：

僕臥香爐頂，殮霞漱瑤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旛。空名適自誤，脅迫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譎夜郎天。²

²憶舊遊書懷。

而後人據此，遂并謂他的入永王幕亦出於脅迫。如蘇東坡云：「太白之從永王璣，當由脅迫；以璣之狂肆，寢陋，雖庸人而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璣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遁未免有點迂腐；因永王之東下，明明是奉詔而來的，且六月奉詔，十二月始露反跡，太白何能預料他將謀逆呢？你看他的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之五云：——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此外，集中又有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詩，豈都出於脅迫的嗎？關於此事，我們當以新唐書的本傳爲正，本傳云——

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是永王璘初辟他的時候，並非脅迫，及反跡既露，太白不願從逆，乃逃還彭澤，中間或曾經過一度的脅迫亦未可知。不過後來既被株連，故只得渾沌的說是出於脅迫，希可脫罪，這也是人情之常，正可無須像蘇東坡那樣替他掩飾的。蔡寬夫有幾句話說得最中肯，他說——

太白豈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任自任，當中原擾攘之時，欲藉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他因被株連而繫尋陽獄中，我們看他彼時——

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

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¹

①萬憤詞投魏郎中。

可見這位垂暮的詩人真太不幸了！

②時至德二載，白年已五十七，離卒年只五年了。

而杜甫晚年的不幸，也和他相彷彿。實則杜甫一生都是不幸的，不過到晚年依舊如此，愈覺可悲耳。

他從改右衛率府參軍之後，便由長安往奉先縣省親，時爲天寶十四載之冬。³安祿山起兵的時

③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有「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之句，知爲冬季。

候，他正在奉先。次年夏，自奉先攜家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自白水往鄜州。²八月，聞肅宗卽位於靈武，欲奔行在，遂陷賊中。次年（至德二載）春，在賊中；著名的哀王孫、哀江頭等篇，卽此時所作。五月，由賊中竄至鳳翔行在，拜左拾遺。會有房琯罷相之事，他因與琯爲布衣交，上疏抗諫，肅宗怒，詔三司推問，張鎬救之，得免。八月，放還鄜州省妻子；他的第一傑作北征，就是此時所作。其中最精采的一

段云：

①見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②見三川觀水漲二十韻。三川縣，郿州屬也。

③見新唐書本傳。

④述懷詩云：「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陶潛詩有「孟夏草木長」句，故知爲五月。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椀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吐。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是年十月，肅宗由鳳翔還京；十一月，他也由郿州至京。次年（乾元元年）春，復任左拾遺，有晚

出左掖，紫宸殿退朝，題省中院壁，及和賈至早朝大明宮等冠冕典麗的作品。

①見收京詩。舊譜謂「十月扈從還京」與詩不合。

六月終以房瑄事出爲華州司功。蓋去年瑄雖罷相，猶在朝廷，至此始貶邠州刺史，而杜甫亦

②集中有詩題曰：「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以瑄黨貶出，自是不復至長安。是年冬末，嘗因事到東都。次年春，由東都回華州，其時正當九節度使鄴師敗後，朝廷徵調愈急，他途經新安、潼關、石壕等處，目擊民間不勝兵役之苦，因有「三吏」「三別」等六篇不朽的傑作。

①有冬末以事之東都詩。

②即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時值關輔大飢，加以緣職煩劇，遂於秋後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有秦州雜詩二十首，爲他的最著名傑作之一。

③新唐書本傳云：「出爲華州司功，關輔飢，輒棄官去。」

①見早秋苦熱堆案相仍詩。

不久，又因在秦州不能生活而至同谷。他的自述云——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名，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樹，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¹

②發秦州。

一個垂暮的詩人，竟因受生活的壓迫而不得不像禽獸之逐水草，這是何等可憐的情景！

而且他這理想中以爲可以比較舒服的同谷縣，事實上並不能如他所期望，於是乎他禁不住將胸中的憂憤一總噴發出來了：這就是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薄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

手脚凍淩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鑣長鑣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隣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鴛鴦後鶻鷂，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巖巖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

相識，但話夙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這和李白在獄中時妻子離散的不幸情形正復相類。

九 兩詩人的共同命運——客死

李白得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覆，暫得脫獄；但到第二年（乾元元年）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途中經洞庭，上三峽，而至巫山。我們看他的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與德寺南閣詩云——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香閣，蓮舟颺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云——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

可見他此行沿途得地方官的招待，並不冷落的。

次年，未至夜郎，遇赦得釋，遂歸遊江夏、岳陽，又至尋陽。我們看他此時所作的詩，如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光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云——

媿無秋毫力，誰念嬰鑠翁？
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
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
寄言息夫子，
歲晚陟方蓬。

似乎更傾向於厭世。又如江夏贈韋南陵冰云——

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
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
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
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江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
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
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①詩有「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句，是遇赦以後之作。

便是牢騷中的頹廢態度的表白了。

上元二年，他再遊金陵，又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次年（寶應元年），族人李陽冰爲當塗令，白

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時年六十二。

② 有留別金陵霍侍御詩。

③ 有宣城送劉副使入秦詩。

杜甫以乾元二年十二月初由同谷入蜀，至成都，營草堂於浣花溪畔，居二年餘。他的蜀相、卜居、有客等膾炙人口的短詩，皆此時所作。其時故人嚴武爲劍南節度使，他頗得倚助。但不久嚴武被召還朝，又值徐知道之亂，他因攜家至梓州。直到廣德二年嚴武再鎮蜀，始還成都，入武幕中，武又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他的最後的官銜了。但他看見那些同幕的少年對他「當面輸心，背面笑」，便感到——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① 見發同谷縣及成都府等詩。

② 寶應元年七月。

③ 莫相凝行。

九 兩詩人的共同命運——客死

因此不到一年，就辭幕歸草堂，¹又不久，²就離成都南下了。自此歷戎州、渝州、忠州而至雲安，皆同年中事。他初意本想即時下峽歸江陵去的，但第二年（大歷元年）春天從雲安到夔州後，一住便又是兩年。我們看他這兩年中的作品，曉得他那時頗享受些田園生活的樂趣；但他仍舊不能久居，而於大歷三年正月間去夔出峽了。三月，至江陵；秋至公安，居數月；冬由公安至岳州。次年正月，由岳州至潭州；又次年（大歷五年）夏，避臧玠亂入衡州，因至耒陽，卒，時年五十九。

①在永泰元年。

②同年五月。

關於二人之卒，史家有一種無稽的傳說：說李白是「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的，杜甫是「嚼牛白酒，一夕而卒」的。我們不必相信，也不必深考；總之，客死他鄉是我們這兩位異趣的詩人的共

③據言。

④舊唐書本傳。

同命運。

十 從純藝術的觀點一瞥

我用「主觀的詩人」和「客觀的詩人」兩個名詞來分別李杜，上文已屢屢提及。但這兩個名詞畢竟須從純藝術的觀點來講，才能充分明白牠們的意義。

原是，凡屬創造的文學——尤其是詩——都不能不帶一點主觀的色彩的；因為詩是經過詩人的心靈的「實在」，不如是便不成其為詩——天下決沒有純客觀的詩。

但以方法而論，那就可分出主觀的描寫法和客觀的描寫法了。主觀的描寫法以作者自己的情緒為對象，客觀的描寫法以實在的外物為對象；由前之法，其作品使讀者只看見作者的情緒；由後之法，其作品使讀者注目在所描寫的「實在」——雖不是絕對看不出作者的情緒。李杜的藝術的分別，大半是方法上的分別。李白的詩裏沒有一首沒有「我」；杜甫的詩則沒有一首沒有「物」。這所謂「我」不必一定是明顯的批評；將對於自己最有吸引力的色彩染給「實在」，便有「我」了。對於李白吸引力最大的，就是一種崇閑的氣象，所以他的詩沒有一首不染着這種氣象。如關山

月、蜀道難、俠客行、結客少年場行一類，并題目也能暗示一種壯美的，不待說了；即如長干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十六君遠行，瞿塘滼湏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遠道，直至長風沙。——

本只寫一個女子的怨情，他却插入「瞿塘滼湏堆」、「猿聲天上哀」及「直至長風沙」之句，便使讀者於婉轉的幽怨之中感到一種壯美。瞿塘滼湏堆、長風沙，本都只是地名，而前二由實際上，後一由字面上，都能極有力地暗示一種壯美。

至於杜甫的客觀的描寫法，我們可拿他的石壕吏爲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

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火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其中雖也有個「暮投石壕村」的「我」，但他對於這幕悲劇，只有一種旁觀者的資格，並不是其中的演員。

因有這樣根本的差異，所以他們的修辭，也取不同的途徑。杜甫的修辭力求近於自然，李白則力求超脫自然。李白說——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杜甫說——

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

李白尙凌空，杜甫尙刻實。李白說——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杜甫說——

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

以用譬喻而論，杜甫喜用顯者，如——

蜀江如線如針水，荆岑彈丸心未已；

李白喜用隱者，如——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

再從另一方面看，則李白是復古的，摹擬的；所以他集中多襲用古樂府的題目，而且有許多詩是除摹擬的趣味外別無意義的，如長相思、白紵辭等。因同此理由，所以他的集中律詩絕少。

杜甫是創新的，從今的，所以他集中絕少擬古的作品，而他的律詩之瞻富天然，遂成千古獨唱了。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甫杜與白李
著華東傅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 PO AND TU FU
BY FU TUNG HUA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1
3

043151



Z121.6